

歌女之死

陳查禮偵探案



程小青譯

中央書店印行

著 名 界 世

案 探 偵 禮 查 陳

◁ 集 五 第 ▷

死 之 女 歌

譯 主 青 小 程 著 原 斯 格 畢 特 爾 歐

— 行 印 * 店 書 央 中 * 海 上 —

中華民國卅七年十二月九版

有 著 作 權

中央書店
版權所有
如有翻印
嚴重究辦

世界
名著
探案

陳查禮探案全集

第五集

歌女之死

平裝：一冊

原著者 歐爾特畢格斯
主譯者 程小青
發行人 襟霞閣主人
出版者 中央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
央書店

△程小青主譯：陳查禮偵探案全集 六厚冊

陳查禮探案全集共六種
現已付印依
次出書發行

第一集：幕後祕密
第二集：百樂門血案
第三集：夜光錶

第四集：黑駱駝
第五集：歌女之死
第六集：鴉鴉呼聲
上海中央書店特價
出售

提 要

陳查禮『歌女之死』一案，著者造意深刻。即篇中之佈局鋪張等等，亦與以前四案不同，案情之奇駭，和偵查之巧妙，在陳氏六案中，以此案爲最臻上乘。本案開始即開閒道來，描寫車經雪山，蜿蜒道中，風景幽蒨綺麗。能使讀者心曠神怡，如入世界樂園瑞士山顛。

血案發生之前；集世界名歌女之四位丈夫於一堂。於開筵暢飲中，主人忽憶往事，懷想孤雛，使一座驚駭。適於斯時，插入歌女來臨。真如『江上峯青』出人意表。此作者神來之筆。

及血案發生，四位丈夫莫不有瓜李之嫌，經陳氏細心探索，卒至水落石出。而於處理此中國老僕，令其遠颺，更爲得體。綜讀全文，無一處不緊張，無一節一句一字虛設。行文之妙，嘆觀止矣。

讀者閱竟『幕後祕密』『百樂門血案』『夜光錶』『黑路駝』後；不可不閱此案，苟細加玩索，定不失望。

死之女歌

三次 目三

第一章	山頂積雪	一——一三
第二章	松廬夜宴	一四——三〇
第三章	枯落之花	三一——四七
第四章	上天無路	四八——六三
第五章	入地無門	六四——八二
第六章	深夜盤問	八三——九九
第七章	盲人所見	一〇〇——一一六
第八章	雷諾街道	一一七——一三三
第九章	小狗飛行	一三四——一四八
第十章	歌女遺囑	一四九——一六一

歌女之死

目次

第十一章	旅舍陽臺·····	一六二——一七〇
第十二章	賭場一行·····	一七一——一八八
第十三章	雪地足印·····	一八九——二〇〇
第十四章	北極探險·····	二〇一——二〇九
第十五章	異鄉作客·····	二一〇——二二四
第十六章	老僕阿星·····	二二五——二三六
第十七章	勢所必然·····	二三七——二四九
第十八章	窘態畢露·····	二五〇——二六〇
第十九章	水落石出·····	二六一——二七〇
第二十章	颶風過後·····	二七一——二八二

陳查禮
偵探案

歌女之死

歐爾特畢格斯原著
程小書王佐才合譯

第一章 山頂積雪

是一個冬天的傍晚，火車駛離了薩克拉門托沒有多遠，正在勇敢地開始登山的一段路程中，通到高高的塞拉斯山和屈勒基鎮去。一路上微小的雪片，在斜日中閃爍地發光。前面遠處帶雪的山峯，崢嶸高聳，接着蒼白的天空。

兩位車務管理員，好像求安全而同行着，走過通廊，到第七號房間前便站定了。其中一人喊道：「查驗薩克拉門托來的車票。」那號房間裏的旅客，是一位面貌清秀的中國女郎，伊就拿出綠色的車票來給他過目。他看了一眼再遞給他的同伴，高聲地說：「第七號房間的旅客，到雷諾去的！」

「雷諾！」他的同伴答應着，聲調更加來得高朗。

他們走過了後，剩下這位中國女郎，向車室的四周。美目流盼。因為「雷諾」是男女離婚的所在，所以伊的神情帶些羞怯，又覺得他們在向伊侮慢。伊自從前天離開了家，這還是第一次給人公開地提起伊的目的地。那時候上車下車陌生面孔的旅客，都轉向了伊，投以

好奇的目光。有的故意地微笑；有的不過冷冷的疏遠着伊，舉動大都要比平時粗野一點。只有一個旅客漠不關心。在通廊的那一邊，第八號室內。伊注意到這個人，肩背闊大，穿一套深藍色的衣服。他靠窗坐着，向外眺視。就從他的背影看來，顯然爲了他的任務在深深地思慮。這個到雷諾去的青年女子，竟然對他表示一種好感。

當他轉過身來時，伊見他是一個中國人，就會悟了。中國人是忠於自己業務的民族，一個有堅忍心而可敬仰的民族。他身軀肥碩，正當中年，黑色的眼睛炯炯然閃爍着內心的興奮，嘴唇張着，笑容可掬，似乎在表示一種突如其來的快感。但他見了伊，並不加以注視，便站起身來，很敏捷地走開去。

他到了臥車前面的月台上，站了片刻，深深地呼吸了一口寒冷的空氣，覺得有些不可抵抗。他又走到窗前來，這時火車蜿蜒地轉上山坡，行得很慢，他縱目所及，一片皚白的景色，十分瑩潔。忽地覺察有人站在他的背後，他回頭見是同車的中國女郎。他對於伊的關心的視線，經過了整整的一個下午，早經覺察到了。現在伊正在莊重地望着他。

他就和伊攀談起來：「你好？多謝你的同情，我再不能忍受緘默的襲擊，須得疎散我的情緒，否則腦子或許會得爆裂着。眼前雪景多好，我正第一次領略着哩！」

伊答道：「唉——我快樂極了！」那是個奇怪的回答，但在這個肥碩的中國人，顯然興奮得無以復加。

他感歎地繼續着說：「要知道我一生只能記憶着搖曳的棕櫚樹，熱帶的貿易風，蕩漾

珊瑚磯的浪花——」

伊接口道：「那是說的檀香山。」

他點點頭望着伊再問道：「或許你也曾到過檀香山的吧？」

伊說：「沒有。我是生長在舊金山的，但我讀雜誌上的廣告，除此之外，沒有那種景色。」

他插口道：「你很聰明，你的推斷，一點不錯。檀香山已成我多年的家了。我以前到過加利福尼亞一次，從平曠的沙漠上，老遠地望見山上的積雪，但悠然不過像夢一樣的。現在我到雪鄉去，大地滿鋪着雪，不久我要把不習慣的足，投入寒冷的境界，呼吸寒冷的空氣。說到這裏，再加上一句：「生活夠多麼豐美啊！」

伊說：「也有人把雪當做討厭的東西哩。」

「不錯，更有些人以爲星星也是天上的污點。但是你和我對於大自然的美妙，並不是沒有感覺的。我們喜歡旅行——旅行就是要探幽尋勝，欣賞那大自然的美妙。」

「當然是囉！」

「唉——那你就得訪謁我的島居。你別以爲我在狂歡中會忘掉故鄉的嫵媚。我有一個女兒，和你年齡相仿——伊若當你的嚮導，那要多麼快樂啊，伊會給你指示檀香山的名勝和花木，還有——」

伊突然高聲說：「也許還有新建的警察局。」

這個肥碩的人微微地怔了一怔，瞧着伊說：「我知道，你是認識我的！」

伊微笑着說：「我從報紙上得到你英俊的影像，已是多年了。當我童年時，你在平曠的沙漠上運送菲列瑪的珠項圈，我就用了愛慕的心讀着那段新聞。又有一次你在舊金山捉到一個殺害蘇格蘭警署名人的凶手，我又每天熱切地檢討關於這事的記載。而且在三星期前，你到達舊金山時，又有一個殘暴的凶徒，落進了你的鐵一般的掌握中。」

他聳了聳肩說：「果然！」

「報上都登有你的照片，難道你自己反沒有見到不成？」

他驚然道：「報上當真有我的照片刊登嗎？」

「誰來騙你，不但如此，我還親自碰見過你哩。兩星期前，張姓家屬在舊金山備了盛筵款待你，我媽也是張家的一人，我們都赴筵的。你進門的當兒，我離你不過幾呎的地方站着，但是後來我的坐位，離你很遠，聽不到你的話。有人告訴我，當時你的談鋒是很犀利的。」

他又聳一聳肩，不以爲然地道：「張家對於事實應當更爲尊重些。」

「我的名字就喚李蘿蘭。」伊接着把纖小的手伸出去：「你——許我喚你的名字嗎？」

「怎麼不可以呢！」我名陳查禮，是檀香山警局的稽查員。

伊笑着說：「不瞞你說，你從奧克蘭上車的當兒，我的丈夫和我早就認清是你——他叫李亨理，就是俱樂部車的侍者，但他嚴厲地警告我，別和你講話，因此當你開始和我搭

訕時，我就喊道：「我快樂極了！」我的丈夫說：「也許你有新的命案要去偵查，不願意人家觀破你的行藏。我丈夫的話是不錯的。」

陳查禮點了點頭：「做丈夫的猜想必須如此，但這回他可錯了。」

一陣失望的神情，露出在伊的臉上：「那麼你這回不是去偵查凶案嗎？」

這一回我全爲了自己的事。但這兒是新大陸，也許會得隨時隨地發生命案，那與我什麼都不相干——我心目中只繫念着帶雪的山峯。

「那麼我好去喚我的丈夫來和你談談嗎？你會給他無上的光榮。」

陳查禮止住伊道：「待我自己去招呼他，在我下車之前，總得和他相見。眼前我聽了你的話，彷彿肌餓的人得了食物，疲倦的人得了休息，非常地快慰。」

陳查禮靜默了一回，到俱樂部車間的時候，那女郎也隨着來，把丈夫李亨理介紹給他認識。查禮見他是一個瘦小的中國人，可是瘦小雖則瘦小，在他深垂的眼簾下，會得燃燒起熱情的火焰。

李亨理笑着向陳查禮握過手說：「多謝你！和我的會面，是無上光榮的，我在平時就同我的妻子欽慕你一生有趣的事業，和興奮的工作。你這幾年來的成就，已到顛頂，榮譽普及到新大陸了。」

陳查禮微吁了口氣道：「要知站在顛頂上，如果沒有移步的地方，就只有跌下來的機會。」

李亨理插口道：「像你辦案，處處出以堅穩的步驟，腳踏實地做去，只有成功，決無失敗，那裏會得跌下來呢。」

陳查禮點頭同意：「那倒確乎似的，你這人真夠聰明。我碰到你妻子時祝賀你，現在碰到你時又要祝賀伊哩！」

年青的亨理臉上露出一陣笑容：「那你過譽我們了，多謝你的好意！」

陳查禮拿出錶來一看。「時候已不早，我到屈勒基，不過二十五分鐘的路程了。」

「二十分鐘就得啦！」李亨理他是車上的一員，他深知行車時刻的；他那時的眼睛裏隱隱地閃着詫異的光：「稽查！你到屈勒基下車嗎？」

「是的！」陳查禮點頭注視另外一個旅客。他對他們的談話，顯然地表示突如其來的興趣。

就在這時，陳查禮和他們夫婦分別了後，走回原坐的座位不到三分鐘，陳查禮又望見剛纔注視自己的那個異國人，走過來坐入旁邊空着的座位裏。

他說：「對不起，我並不想來打擾你，只因爲我聽得你要在屈勒基下車，我也是的。」

陳查禮客氣地說：「是的？」

唔！是的。他們告訴我，那兒現在荒涼得很。」

陳查禮提示道：「那兒雪景夠幽美的。」

那人那惡地盤了盤眉道：「唉！雪我看得到。我以前有兩個冬季在北美跟意大利軍打

過仗哩。」

陳查禮道：「打仗——對你真是乏味的工作啊！」

「怎麼講？」

「對不住——沒有開罪的意思。我知你還有一種癖好，你是一位音樂家。」

「那麼你認識我嗎？」

「抱歉得很，那却並不。不過我注意到你的堅而平的指尖，就知道你奏過提琴吧？」

「我還不止奏提琴哩。我叫路易羅曼諾，當過歌劇團的領導，在世界各地都會，都出過風頭，唉！現在什麼都完了。」

「可惜之至！」

「什麼都完了——給一個女人。那個女人，伊——不談吧。我們好在都到屈勒基下車，下車之後——」

「唔！是的——下車之後。」

「密司脫陳，我們同行，也是不得已——我傲慢地聽到你的名字。我奉了命來守候你，你不相信的話，我給這個你看。」

他隨手拿出一張皺而且污的電報來，陳查禮取着讀道：

「舊金山蕊救柰旅社路易羅曼諾君鑒：君來太湖，殊以爲榮。晚春沿湖路面不良於行。君於屈勒基下車時，予當爲電知就地車行，備車迎接，至太湖飯店。該處碼頭，

有予之汽船在，予已囑舟子，載君直抵松廬。如遇他客，可於屈勒基搭車同行，客中之一卽檀香山陳查禮君，來訪，至感。」

陀特來。華爾特。

陳查禮把電報還給意大利人，說：「現在我明白了。」

羅曼諾聽了這句話，表示失望的態度：「你比我幸運些，我只明白到松廬去——不知有別的事。然而你——也許是密司脫華爾特的老友吧？一切都明瞭——這次邀我們到他家裏去的原因和動機。」

陳查禮露出很溫和的面貌來道：「那麼你自己當真不知道嗎？」
意大利人承認「絕對不知道。」

「密司脫華爾特不是你的朋友嗎？」

「並不是。我還是初次去會他。自然我知道他是舊金山的一個望族，家財豪富。他每年到湖上去避暑，很早就去的。幾天前，他給我一封令人詫異的信，叫我到那裏去訪他。他說有一件事情要跟我商量，允許重重地酬謝我。密司脫陳，我以前經濟上發生了困難，現在也是如此——只爲了一樁出乎意外的情事。所以我同意着來了。」

「你竟對於密司脫華爾特要跟你商量的事情一點也沒有端倪嗎？」

「不，我有一點線索。那就是，密司脫華爾特以前是我妻子的——丈夫。」陳查禮聽了，詫異地點點頭：「然而這關係並不十分密切。在我們中間，另外豈有兩個丈夫。他是第一個——我是第四個。」

陳查禮控制着他面部的神情，並不顯露驚異。覺得他的妻子，在奔杞山上，對於這事要怎樣想法呢？但是現今他在大陸上，距離雷諾不過幾哩的路程。

意大利人說：「倘若我告訴你誰是我的妻子，也許你能够容易明白些。密司脫陳，伊的名字，就是你也知道的——對不住——全世界也知道的。伊就叫愛倫，藍荻尼，是歌劇團的歌女。」他憤激地坐在椅子的邊沿上。「伊的天才呀——優美的。伊的歌唱呀——宏壯的。伊的心呀——卻冷得如同那些披著白雪的石頭一樣。」他對倒退的景物揮舞着手。

陳查禮說：「可憐！那麼，你並不和伊相得嗎？」

「密司脫陳，和伊相得嗎？相得的！」他站起身來，轉帶着斥責的口氣。「伊這時還在雷諾設法和我離婚，再同伊最近的情郎——一個面如油灰的傻小子——結婚。我能夠和伊這樣的女子相得嗎？雖然我爲伊做了一切，把我的愛情都浪費在伊的身上，伊現在竟然不把商定的第一筆款子寄給我——伊讓我——」

他再倒身在椅子裏。「但是爲什麼不呢？我還能夠從伊希望到些什麼？伊常常是如此。伊的丈夫永不是相合的一個。」

陳查禮點了點頭，接着說：「本來女人大都是水性楊花般的。」

羅曼諾得到新的刺激而覺醒了。「正是。伊常常如此。審查伊的履歷吧。伊嫁給華爾特的时候，這是一個小姑娘。伊厭倦了，又想找一個新的丈夫。伊及時地得到了他。他的名字就叫約翰，雷特兒。但他也不長。於是——另一個。他是——那有什麼相干？我忘記

了。其後就是我。我把每一個睡覺的時間專用在伊的身上，教伊意大利舊式的呼吸方法，一個歌者不知道這個方法，就會失敗——失敗的。如果你相信我的話——我初次會見伊的時候，伊還不知道這個方法哩。」

他悲感地用手蒙住了頭。陳查禮也默然地不發一聲。

羅曼諾再說：「現在這個傻小子，這個歌者——這就算是他的名字。他會囑咐伊不喫麵食，使伊保持着光榮嗎？他會給伊預備了漱喉劑，而且叫伊服用嗎？我又憶起了第三個丈夫的名字——他就叫佛來特力克，史璜，是一個喉科專家。自從離婚以來，他一向住在雷諾——無疑地，伊又在向他調情了。一旦這個傻小子失了歡，伊又會和我調起情來的。伊常常是這樣。但是現在——現在甚至於不把款子寄給我——」

李亨理走近了。他通知陳查禮道：「稽查員，對不住。還有三分鐘，就到屈勒基了。」羅曼諾衝到門前去，顯然要到臥車那裏去照顧他的行李。陳查禮就轉身向着他的同胞。

他說：「今天認識你，很覺快樂。」

李亨理答道：「彼此。我也希望你這次旅行會得到許多快樂。」他露齒一笑，再說：「我要留心着報紙。」

陳查禮告訴他道：「報上沒有關於這件事的記載哩。」

李亨理答道：「倘然你恕我這樣說的話，我仍要留心看報紙的。」

陳查禮走回他的臥車去。這時，窗外漸漸兒黑了，雪景已是模糊不清。他收拾起行李，把它交給腳夫，就穿上厚重的大衣，那是專爲了這次旅行購置的——他生平還是初次置有這樣的衣服哩。

他到了臥車的月台上，李羅蘭正等候着，伊提高了聲音說：「我的丈夫已經告訴我，同你暢談是愉快的。今天在我們生活史上是顯著的一頁。我將有很多的話講給我的小孩聽，他快要周歲了。」

陳查禮說：「請你給我候候他。」他說話時，突然給後面來的什麼重物擊了一下，步子就帶些蹣跚的樣子。他轉過身去，看見一個黃鬚的高個子，剛從月台上突然取起一件行李——顯然就是那件東西給他重重的一擊。陳查禮切望地等待着必然的道歉。但是這個不相識的人，只給他冷冷的一瞥，而且無情地把他推在一邊，擠過了他，到車子的踏級那裏去了。

不一會，火車停了。陳查禮下了車，走上覆雪的月台。他把小賬給了腳夫，向李氏夫婦揮手告別之後，就在車站前面燈光燦然的空場上移動了幾步。他生平初次聽到鞋底下凍雪的碎聲，他又見到自己的氣息在他眼前凝結起來。

羅曼諾急速地走上前來，通知陳查禮道：「我已發見我們汽車的所在。請趕快來。我的望鎮的全景，就是一夜的逗留也不值得哩。」

汽車停在站旁等候着。他們到了那裏，瞧見車夫正跟一個顯然剛下火車的人談話。陳